

《桃姐》少爺仔Roger：多謝她.. 但她可能在罵我！

港產片《桃姐》一如所料成了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大贏家，囊括包括最佳男女主角在內的五個獎項，劉德華飾演的男主角Roger 就是該片監製李恩霖，他把自己與桃姐的故事搬上熒幕，頒獎當晚上了台卻沒談感受。不過，這位從事電影工作幾十年的少爺仔低調得很，早前在本報的專訪中表達了對桃姐的感恩之情。

Roger的專訪在嶺南大學舉行，當天他獲邀參加主僕情的講座。試想想，在嶺南大學講述嶺南特有的媽姐文化，是多麼有意思的事！我們在校園內找個饒有嶺南味道的地方慢慢談。

「我終於明白為何找劉德華演你的角色了！」「我那有他那麼帥？都是許鞍華找的。」其實筆者想說的是，劉德華在影片裏那不慍不火的演出，跟現實世界溫和的Roger很像。正如片中的Roger撲上銀行算賬，竟被秘書誤作冷氣工，他也沒發少爺脾氣；眼前笑嘻嘻的Roger，依稀仍穿着那件藍色的風衣。

《桃姐》構思從何而來？

「2007年，拍完《赤壁》，覺得桃姐的故事很特別，心想不如寫出來，於是讓大學同學寫分場，再讓阿Ann（許鞍華）給意見，她竟說有感應，不如一起develop。十七年前，我們拍完《女人四十》後一直保持聯絡，我覺得她很專業，但沒想過她有興趣一起做。」Roger細心交代。

「這套影片是向桃姐致敬，假如此刻在金像獎的台上，你有何話跟她說？」為拍照時保持笑容，Roger要求我給他說笑話，我竟說出如此沉重的話題。

「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請我上台..當然要多謝桃姐，多謝她給我一個這麼好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」

開心得來有點憂心

桃姐在天之靈會不會滿意這套作品？

「我不知道桃姐會有什麼感覺。可能上面罵我怎麼把事情全告訴別人，她在這件事上沒有發言權，她可能真的在抗議。」劉德華周日摘走最佳男主角獎，Roger怎麼看他的演繹？

「我和阿Ann沒要求他要像我，讓他自己去演繹，每個人演繹都不同，如今出來的效果很好。這個角色很難演，對白不多，要靠內心戲和表情；每場情緒都很複雜，有一些不同的感情在裏面，開心得來有點憂心，不開心得來也夾雜着緊張，所以不容易演，我覺得華仔演得很好。」至於最佳女主角葉德嫻和桃姐一樣外表堅強，內心其實很溫柔感性，於是Roger讓她出任女主角。「葉德嫻是很好的演員。」

說真的，她不像真正的桃姐，她做出來多了些自信和堅強，我覺得挺好。桃姐本身有點自卑，自我形象不高，我尤其喜歡她剛進老人院那幕，好像在裏面要先立威，堅強點多好。」那一幕，有個老人家笑她的名字像丫鬟名，結果桃姐拍枱反駁，真實的桃姐不會如此。

《桃姐》拍得很淡，不少觀眾看慣無綫的師奶劇，嫌Roger沒有人情味；最後一幕他同意醫院減少用藥讓桃姐過身，自己卻跑去大陸工作，於是有人指他應想想如何贖罪。

「真正的情況是桃姐已經昏迷三天，醫生說不會醒，公立醫院不容許我陪伴她，醫生也說不準她何時會仙遊，說到時候給我電話；當時我北京的工作剛好遇上危機，於是我選擇了處理公事。我覺得她會理解我，如果是我，我也會讓她回去工作，因改變不了事實。當然很多觀眾會感到不安，我跟阿Ann說不想改得自己很偉大，其實我離開她比陪她更痛苦。也許是我的性格不完美，讓別人說我不對也沒關係。」一些鏡頭如果保留了，Roger就不會被人指手畫腳。「比如影片開頭，有一場戲講劉德華在車站收到死訊非常感觸，由於是倒敘式，所以導演覺得不如刪掉；還有一幕在靈車裏，我拿着車頭相在擦，兩場戲都有內心戲，如果保留的話，大家可能會舒服點。」Roger和阿Ann是刻意選擇淡，如果是對着屍體又攬又哭，會落得俗套。「我跟阿Ann一開始就想簡單地講故事，以人物為主導，而不是情節主導；有年輕人問我影片內容，我說講桃姐入老人院，然後死了，這就像麥兜的一句話。」桃姐昏倒入院的晚上，Roger孤單一人有何感想？

「突然感覺有很多回音，開門像有把聲，當晚我很多事要做，她失禁，我要清理。如何開洗衣機、熨斗等，我都不會，要看說明書；平時她都不讓我做，灶頭什麼的，杯碟放哪裏，很多事都要重新學習。」影片裏，Roger飯來張口，連水果也是桃姐預先切好，一切都來得理所當然。「她像服侍我的機械人一樣，原來沒有她，整個房屋很空洞，回家也沒有人問我回來啦？這個沒人理的感覺現在更厲害。以前出去公幹回來，一回來就有湯有菜吃，讓你有回家的感覺，這個感覺沒有了；現在雖然也請鐘點工人，但（公幹回港）第一餐都是外面吃，沒有以前那種到家的安慰，現在只是一間屋。」

關係和責任的分別

桃姐和現代家傭最大的分別，在影片裏也有交代，其中一幕是桃姐面試鐘點工，結果太挑剔而不得要領，還遭面試者相嘲：要求多多，簡直在找老婆。

現代人批評父母把孩子寵成港孩，將來會揮拳打父母，Roger算是老港孩，卻有一顆孝心。

「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本性，如何縱容都好，若本性純良，也不會影響他；如果本性不好，寵不寵都變壞。要讓小孩有被愛的感覺，而不是被離棄，寵與不寵是生活習慣上而已。我自己很勇敢，雖然她寵愛我，我卻有冒險精神，如果有環境讓我鬆弛，反而讓我不安，我不喜歡舒服，所以做電影很適合我。」《桃姐》在老人院實景拍攝，很多故事都是真實的，包括秦沛飾演的老人借錢嫖妓。「他有一次去嫖妓沒有錢，最後對方致電老人院索錢贖身，因此全部人都知道他召妓。我也理解一個長者，其實也有性要求。老人院一般有行街紙，可自由出入。」Roger踢爆只有最後秦沛在桃姐喪禮上獻花是虛構的。

影片裏Roger跟桃姐的關係，似乎比媽媽深，他在媽媽面前經常只點頭不作聲。

Roger澄清並非如此，「可能誤導了大家，我跟我媽媽關係並不疏離。其實兩段關係是不同的，桃姐和我是主僕關係，媽媽和我有血緣關係，不代表一方密切就是另一方疏離。跟媽媽關係比較複雜，互相覺得有責任，這個責任來自家族的包袱，她總愛說表哥賺多少錢等等，但桃姐不會有這樣的責任，輕鬆很多」。

正由於和桃姐沒有責任存在，反而促使他更頻繁地探望桃姐，真是奇怪。

「每次去探望她，她都很開心，她知道我沒有責任這樣做。她開心，我就更加多去看他。我發現老人院裏的父母常發子女脾氣，罵兒女為何不常來，桃姐從來不這樣，這就是關係和責任的分別。」老人院內讓Roger難忘的事情很多，「有的是老婆不給錢，說輸了麻將於是不給老人院錢。很多女兒如何愛老人家，還是不及兒子來看她開心。有的是新抱從中作梗，這點很多人都有共鳴。婆媳關係很複雜，有個例子，孫兒來看，新抱不讓婆婆抱，嫌老人家髒，我們外人看了很不舒服，但確實發生了。」Roger堅持常常看桃姐，原來還有其他原因。「桃姐在老人院地位會因此高一點，老人院對她的服務會好一點，後來，連飯菜也特別好吃一點，也會留湯渣給桃姐。我感覺她生母放棄她，養父母又放棄她，如果最後我們家人再放棄她，她會很難接受。」Roger還說片裏劉德華和桃姐去的茶餐廳，後來推出桃姐套餐，可惜還是逃不過倒閉的命運。還有那頭桃姐最愛的大肥貓最後也送人了，「桃姐跟貓道別當晚的情景，比片裏還要感人」。至於那個大箱裏還有什麼東西，葉德嫻在片裏沒有翻出來？

「還有幼稚園扮老鼠的戲服，多年來我要她扔的衣服，她都悄悄留起來，直至我四十多歲。全部東西都有生命，在裏面保存着，終於在銀幕出現。這告訴我們任何物品、人物，到一定時間總會成為故事。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只在於大家如何用心去書寫。至於《桃姐》的續集或前傳，Roger坦言一切到此為止。是的，《桃姐》在掌聲過後，將回到Roger的心坎裏，她永遠是屬於少爺仔的。

《桃姐》在璀璨的頒獎台上享受着熱烈的掌聲，但Roger卻依然過着低調的幕後電影人生活，專訪見報之日他已在美國，依舊拖着那個殘舊的皮箱。周日早上還特意提醒筆者，記得寄一份報紙給他。

撰文：吳雄 攝影：郭錫榮walterng@hkej.com



■李恩霖身兼桃姐的監製、聯合編劇、財務總監三職。

《桃姐》少爺仔Roger： 多謝她…… 但她可能在罵我！

訪談錄

撰文：吳雄 攝影：郭錫榮
walterng@hkej.com

港產片《桃姐》一如所料成了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大贏家，囊括包括最佳男女主角在內的五個獎項，劉德華飾演的男主角Roger就是該片監製李恩霖，他把自己與桃姐的故事搬上熒幕，頒獎當晚上了台卻沒談感受。不過，這位從事電影工作幾十年的少爺仔低調得很，早前在本報的專訪中表達了對桃姐的感恩之情。



■桃姐（左）和媽媽（中），是Roger一生最重要的兩位女性。



■Roger一出生就得到桃姐的悉心照顧。

Roger的專訪在嶺南大學舉行，當天他獲邀參加主僕情的講座。試想想，在嶺南大學講述嶺南特有的媽姐文化，是多麼有意思的事！我們在校園內找個繞有嶺南味道的地方慢慢談。

「我終於明白為何找劉德華演你的角色了！」
「我那有他那麼帥？都是許鞍華找的。」

其實筆者想說的是，劉德華在影片裏那不溫不火的演出，跟現實世界溫和的Roger很像。正如片中的Roger摸去銀行算賬，竟被秘書誤作冷氣工，他也沒發少爺脾氣；眼前笑嘻嘻的Roger，依稀仍穿着那件藍色的風衣。

《桃姐》構思從何而來？

「2007年，拍完《赤壁》，覺得桃姐的故事很特別，心想不如寫出來，於是讓大學同學寫分場，再讓阿Ann（許鞍華）給意見，她竟說有感覺，不如一起develop。十七年前，我們拍完《女人四十》後一直保持聯絡，我覺得她很專業，但沒想過她有興趣一起做。」Roger細心交代。

「這套影片是向桃姐致敬，假如此刻在金像獎的台上，你有何話跟她說？」為拍照時保持笑容，Roger要求我給他說話，我竟說出如此沉重的話題。

「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請我上台……當然要多謝桃姐，多謝她給我一個這麼好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」

開心得來有點憂心

桃姐在天之靈會不會滿意這套作品？「我不知道桃姐會有什麼感覺。可能在我上面罵我怎麼把事情全告訴別人，她在這件事上沒有發言權，她可能真的在抗

議。」

劉德華周日摘走最佳男主角獎，Roger怎麼看他的演繹？

「我和阿Ann沒要求他要像我，讓他自己去演繹，每個人演繹都不同，如今出來的效果很好。這個角色很難演，對白不多，要靠內心戲和表情；每場情緒都很複雜，有一些不同的感情在裏面，開心得來有點憂心，不開心得來也夾雜着緊張，所以不容易演，我覺得華仔演得很好。」

至於最佳女主角葉德嫻和桃姐一樣外表堅強，內心其實很溫柔感性，於是Roger讓她出任女主角。「葉德嫻是很好的演員。說真的，她不像真正的桃姐，她做出來多了些自信和堅強，我覺得挺好。桃姐本身有點自卑，自我形象不高，我尤其喜歡她剛進老人院那幕，好像在裏面要先立威，堅強點多好。」那一幕，有個老人家笑她的名字像丫鬟名，結果桃姐拍拍反駁。真實的桃姐不會如此。

《桃姐》拍得很淡，不少觀眾看慣無綫的師奶劇，嫌Roger沒有人情味；最後一幕他同意醫院減少用藥讓桃姐過身，自己卻跑去大陸工作，於是有人指他應想想如何贖罪。

「真正的情況是桃姐已經昏迷三天，醫生說不會醒，公立醫院不容許我陪伴她，醫生也說不準她何時會仙遊，說到時候給我電話；當時我北京的工作剛好遇上危機，於是選擇了處理公事。我覺得她會理解我，如果是我，我也會讓她回去工作，因改變不了事實。當然很多觀眾會感到不安，我跟阿Ann說不想改得自己很偉大，其實我離開她比陪她更痛苦。也許是我的性格不完美，讓別人說我不對也沒關係。」

一些鏡頭如果保留了，Roger就不會

被人指手畫腳。「比如影片開頭，有一場戲講劉德華在車站收到死訊非常感觸；由於是假戲式，所以導演覺得不如刪掉；還有一幕在靈車裏，我拿着車頭相在擦，兩場戲都有內心戲，如果保留的話，大家可能會舒服點。」

Roger和阿Ann是刻意選擇淡，如果是对着屍體又擲又哭，會落得俗套。「我跟阿Ann一開始就想簡單地講故事，以人物為主導，而不是情節主導；有年輕人問我影片內容，我說請桃姐入老人院，然後死了，這就這麼簡單。」

桃姐昏倒入院的晚上，Roger孤單一人有何感想？

「突然感覺有很多回音，開門像有把聲，當晚我很多事要做，她失聲，我要清理。如何開洗衣機、熨斗等，我都不會，要看看說明書；平時她都不讓我做，灶頭什麼的，碟碟放哪裏，很多事都要重新學習。」

影片裏，Roger飯來張口，連水果也是桃姐預先切好，一切都來得理所當然。「她像對待我的機械人一樣，原來沒有她，整個房屋很空洞，回家也沒有人問我回來啦？這個沒人理的感覺現在更厲害。以前出去公幹回來，一回來就有湯有菜吃，讓你有回家的感覺，這個感覺沒有了；現在雖然也請鐘點工，但（公幹回港）第一餐都是外面吃，沒有以前那種到家的安慰，現在只是一間屋。」

關係和責任的分別

桃姐和現代家傭最大的分別，在影片裏也有交代，其中一幕是桃姐面試鐘點工，結果太挑剔而不得要領，連面試者相嘲：要求多多，簡直在找老婆。

現代人批評父母把孩子寵成港孩，將來會揮拳打父母，Roger算是老港孩，卻有一顆孝心。

「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本性，如何縱容都好，若本性純良，也不會影響他；如果本性不好，寵不寵都變壞。要讓小孩有被愛的感覺，而不是被寵壞，寵與不寵是生活習慣上而已。我自己很勇敢，雖然她寵愛我，我卻有冒險精神，如果有環境讓我鬆弛，反而讓我不安，我不喜歡舒服，所

以做電影很適合我。」

《桃姐》在老人院實景拍攝，很多故事都是真實的，包括秦沛飾演的老人借錢嫖妓。「他有一次去嫖妓沒有錢，最後對方發電老人院索錢贖身，因此所有人都知道他召妓。我也理解一個長者，其實也有性要求。老人院一般有行街紙，可自由出入。」Roger錫標只有最後秦沛在桃姐喪禮上獻花是虛構的。

影片裏Roger跟桃姐的關係，似乎比媽媽深，他在媽媽面前經常只點頭不作聲。Roger還清楚非如此，「可能誤導了大家，我跟媽媽關係並不疏離。其實兩段關係是不同的，桃姐和我是主僕關係，媽媽和我有血緣關係，不代表一方密切就是另一方疏離。跟媽媽關係比較複雜，互相覺得有責任，這個責任來自家族的包袱，她總愛說表哥賺多少錢等等，但桃姐不會有這樣的責任，輕鬆很多。」

正由於和桃姐沒有責任存在，反而促使他更頻繁地探望桃姐，真是奇怪。

「每次去探望她，她都開開心心，她知道我沒有責任這樣做。她開心，我就更加多去看她。我發現老人院裏的父母常發子女脾氣，罵兒女為何不常來，桃姐從來不這樣，這就是關係和責任的分別。」

老人院內讓Roger難忘的事情很多，「有的是老婆不給錢，說輸了麻將於是不給老人院錢。很多女兒如何愛老人家，還是不及兒子來看她開心。有的是新抱從中作梗，這點很多人都有共鳴。婆媳關係很複雜，有個例子，孫兒來看，新抱不讓婆婆抱，嫌老人家懶，我們外人看了很不舒服，但確實發生了。」

Roger堅持常常看桃姐，原來還有其他原因。「桃姐在老人院地位會因此高一點，老人院對她的服務會好一點，後來，連飯菜也特別好吃一點，也會留湯渣給桃姐。我感覺她生母放棄她，養父母又放棄她，如果最後我們家人再放棄她，她會很難接受。」

Roger還說片裏劉德華和桃姐去的茶餐廳，後來推出桃姐套餐，可惜還是逃不過閉關的命運。還有那頭桃姐最愛的大肥貓最後也送人了，「桃姐跟貓道別當晚的

情景，比片裏還要感人」。至於那個大箱裏還有什麼東西，葉德嫻在片裏沒有翻出來？

「還有幼稚園扮老鼠的戲服，多年來我要她扔的衣服，她都悄悄留起來，直至我四十多歲。全部東西都有生命，在裏面保存着，終於在銀幕出現。這告訴我們任何物品、人物，到一定時間總會成為故事。」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只在於大家如何用心去書寫。至於《桃姐》的續集或前傳，Roger坦言一切到此為止。是的，《桃姐》在掌聲過後，將回到Roger的心坎裏，她永遠是屬於少爺仔的。

《桃姐》在璀璨的頒獎台上享受着熱烈的掌聲，但Roger卻依然過着低調的幕後電影人生活，專訪見報之日他已在美國，依舊抱着那個殘舊的皮箱。周日早上還特意提醒筆者，記得寄一份報紙給他。



■《桃姐》成為金像獎大贏家，Roger也有出席頒獎禮，只是未有機會在台上發言。



■劉德華這身打扮被誤會是冷氣維修工人，讓人笑不得。